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不得翻印

## 良渚文化玉器分期初探

楊建芳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近十年中國重大考古收穫之一，乃良渚文化玉器之大量出土。良渚文化玉器數量多，種類繁雜，雕工精緻，反映出原始宗教(巫術)信仰流行，財富佔有極為懸殊。此等現象已引起國內外學者高度重視，紛紛撰文論述。據碳14測定結果，良渚文化年代應在距今4,900至3,900年之間。良渚文化歷時千年之久，其玉雕當不致自始至終一成不變。然則其演變情況究竟如何？欲獲得正確答案，首先必須解決良渚文化玉器之分期。然而，此一極重要之問題，卻迄今無人提出。所以如此，是因為不僅良渚文化玉器種類與型式繁多，內涵相當複雜，又缺乏地層迭壓及打破關係可資利用，以致研究者無從入手。本文擬在此一方面進行探索，以期有助於良渚文化玉雕之進一步研究。

應當指出，近十年來良渚文化陶器亦大量出土，學者業已作深入研究並得出較為細緻之分期——早、中、晚三期。<sup>1、2</sup>「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即利用良渚文化陶器分期，判定良渚文化墓葬之先後，從而確定隨葬玉器之早晚，最後進行對比，分析其差異。

江蘇吳縣張陵山西山遺址下文化層出土崧澤文化陶器，而上文化層陶器則具有崧澤文化向典型良渚文化過渡之特色。此外，上文化層出土木炭之碳14測定年代為公元前3835±240年(樹輪校正)，一般認為偏早，卻是在迄今良渚文化碳14測定年代中年代最早者。因此，考古界一致認為張陵山西山上文化層屬良渚文化早期。在此文化層中，共清理五座良渚文化早期墓葬，而以墓M4與墓M5出土較多陶器及玉器。此等玉器乃目前所知確鑿無疑之良渚文化早期玉雕。計墓M4出土玉器15件(琮1、瑗1、璧1、鐏3、錐形飾2、墜3、冠狀

1 陳國慶《良渚文化分期及相關問題》，《東南文化》，1989年6期，頁78—83。

2 思維《良渚文化學術討論會在上海召開》，《東南文化》，1991年1期，頁286。

飾1、蛙1、管2)，M5玉器18件(墜9、管6、珠1、觶形飾1、璜1)。3、4主要玉器之特點如下。

琮——僅有鐲式一種，呈短筒形，內外皆圓，外側四個弧形凸起各有一陰刻獸面，粗眉圓眼，上下獠牙外露，形狀兇惡。(圖一：1)

璧——形體較小，中孔較大(相對而言)，外側輪廓不甚圓，素面無紋飾。(圖一：2)

冠狀飾——扁薄，平面似「山」字形，下端有薄樺並穿多個小孔。特點為上端中段下凹處呈圓弧形。(圖一：11)

璜——呈弓形。(圖一：5)按崧澤文化已有半璧形璜，推測良渚文化早期亦應有此種玉璜。

錐形飾——僅有圓錐形一種。特點為粗端(穿孔)略收縮且較扁，而尖端卻細長。通體光素無紋飾。(圖一：10)

觶形飾——體扁平，狀如觶，中有斜直鏤空。或以為此器是一側身屈膝之人形玉佩。(圖一：6)

蛙——體扁薄，輪廓似不規則之長三角形。一面平素；另一面微鼓起，其上以陰線刻出四肢及頭部。兩眼以小穿孔代替，右前肢復有一孔，供穿繩掛佩。(圖一：20)

## 二

浙江餘杭縣反山及瑤山二處大批良渚文化墓葬，從其中出土陶器觀察，屬良渚文化中期。5、6、7、8此外，江蘇昆山縣少卿山墓M1，亦可歸入此期。9此等中期墓尚有偏早或偏晚之分(如瑤山可能略早於反山)，惟本文不擬作更細緻之區別。

3 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張陵山遺址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6集，1982年，頁28—30，圖四：15、18、19、圖五：15及圖六，圖版壹：7、9、11、13、14。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良渚文化玉器》，香港：文物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9年，圖12、88、89、93、94、104—106、109、140、183、199、232。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1期，頁5—30。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1期，頁36—49。

7 餘杭縣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浙江省餘杭縣安溪瑤山12號墓考古簡報》，《東南文化》，1988年5期，頁41—48。

8 見注4有關反山及瑤山出土玉器的圖版。

9 蘇州博物館、昆山縣文管會《江蘇省昆山縣少卿山遺址》，《文物》，1988年1期，頁53—56，圖八一—一、一三、一四。

上述良渚文化中期墓葬出土玉器，數量逾千，種類多達二、三十種，計有琮、璧、柱形器、鐏、冠狀器、三叉形器、半圓形飾、錐形飾、璜、帶鉤、新月形飾、牌飾、插座、勺、匕、動物形飾(鳥、龜、蟬、魚)、斧、鉞、珠、管、柄端飾、手柄等，新種類不少。(圖二—四)紋飾方面，以具象或抽象之神人面(象徵神人)、神獸面(象徵神獸)或神人面加神獸面(象徵神人騎神獸)最為流行，常見於大小玉器上，間或加雕鳥紋(腹部多作圓形)。龍頭紋偶見。最顯著之進步在於雕工。淺浮雕已較為流行；透雕亦較多運用，間或邊緣甚為整齊。為與早期玉器進行對比起見，下面就琮、璧、冠狀飾、璜、錐形飾及動物造型玉飾，詳加論述。

琮——數量較多，有鐏式及方形二種。鐏式琮內外皆圓，形制承襲自早期鐏式琮。惟其獸面極為繁縟，上端似有羽冠，圓眼外有卵形眼臉，鼻梁及鼻翼均細雕刻出，張口，獠牙外露，兩頰滿填紋飾。(圖二：1)此外，本期鐏式琮之獸面尚有淺浮雕者。

方形琮內圓外方，多較矮，紋飾以一層神人面或一層神獸面或一層神人面加神獸面最為流行，二層以上者較罕見。神人面有二種。一種其眼形為小圓圈或小圓圈外有橢圓形眼臉，頗為寫實。口為陰線刻之凹字形或卷雲紋狀，並不凸起(非淺浮雕)。下端兩側直角內，間或各加刻一斜線或弧線以表示頰部。頭上端之二道平行橫凸棱(象徵羽冠)，其上之陰刻平行橫線條較稀疏，間或不整齊。(圖二：2、3)

第二種神人面其眼形為小圓圈或重圈加銳角狀之眼角，後者顯然由橢圓形眼臉演變而來(由具象眼形變為圖案化眼形)。口為凹字形或一字形，均為浮雕，與第一種僅為陰線者迥然不同。下端兩側直角內，罕見斜直線或弧線，即不表現頰部。頭上端之二道平行橫凸棱(象徵羽冠)，其上之陰刻平行橫線細密且相當整齊。(圖二：4)

上述二種神人面，其第一種可能較第二種出現略早。

至於此期方形琮上之神獸面，眼部一律有卵形眼臉。眼臉與眼珠(小重圈)之間，往往填滿刻紋。面頰部分偶而亦有紋飾。(圖二：5)間或在獸面側近加飾鳥紋。

尚須提及者，此期之方形琮有形體較大而中孔較小者，如反山出土之「琮王」。此種厚重之玉琮較為罕見。(圖二：6A、6B)

璧——較流行。有形體較大，直徑達20.5公分者。此種大型玉璧為早期所無。「好」(中孔)徑往往大於「肉」徑之半。(圖二：7)

冠狀飾——共有三種。一種與早期冠狀飾相似，但上端中間下凹處呈尖弧形，且其下常有一扁橢圓或扁長方穿孔。(圖二：8)此種冠狀飾間或雕神獸面，故器體多較前者為寬大，尤其較高。有些冠狀飾下端左右方角；分別呈內凹之弧形。(圖二：9)

第二種上端中部不下凹反而向上凸出呈尖狀。其扁橢圓穿孔位置接近下端中間。瑤山出土一件此種冠狀飾，上有神人騎神獸圖象及鳥紋與雲紋，下端左右角內凹。(圖二：10)

第三種與第二種近似，但上端中間向上凸起呈尖弧形，中間部分均透雕成神人或神獸形象。一件此種冠狀飾，中間透雕成戴羽冠之神人，四肢伸展。(圖二：11)另一件下端左

右兩側呈內凹弧形，以致整體輪廓呈一展翅飛翔之鳥形。中間為透雕之神獸，左右是側面神人。題材似為神人膜拜神獸場面。(圖三：12)

上述良渚文化中期冠狀飾，以第一種最流行，第二及第三兩種較為罕見。

璜——有弓形、橋形及半壁形三種。弓形璜與前期相同。橋形璜間或在弧形邊緣加琢淺浮雕龍頭，為早期所未見。(圖三：1)半壁形璜中部多有陰刻或淺浮雕之神獸或神人騎神獸圖像，間或於上端左右兩側各雕一鳥紋。(圖三：2、3)較特殊之裝飾手法，乃將璜面透雕成獸面或神人(?)膜拜神獸。(圖三：4、6)個別半壁形璜上端中間下凹處，呈一向上凸起之尖狀，頗為罕見。(圖三：5)

錐形飾——除部分沿襲早期形制外，尚出現新型式。後者有以下特點：一、錐身多較為粗短；二、橫截面除圓形(圓柱形)外，尚有方形(方柱形)；三、粗端琢成短棒，其上穿孔；四、尖端多呈鈍尖狀；五、器身多有淺浮雕之神獸面或神人面作裝飾。(圖四：1、2)

動物造型玉飾——種類較多，有鳥、魚、龜、蟬等。鳥均作展翅飛翔狀，略具圖案化風格，眼、腹間或為淺浮雕。(圖四：16、17)魚之鰓部、龜之頭及背甲、蟬之兩眼亦是淺浮雕。(圖四：15、18、19)要之，此期動物造型玉雕已部分運用淺浮雕方法。

### 三

屬於良渚文化晚期之重要墓葬，計有江蘇吳縣草鞋山墓M198及M199<sup>10</sup>、張陵山東山墓M11<sup>11</sup>、上海市青浦縣福泉山墓T4M6<sup>12</sup>、T15M3、T18M6、T21M4、T22M5、T23M2、T27M2<sup>13</sup>及江蘇常州武進寺墩墓M3<sup>14</sup>。其中寺墩墓M3之年代，據所屬文化層出土的炭粒之碳14測定年代估計，約距今4,500年前後。<sup>15</sup>

上述良渚文化晚期墓葬出土玉器顯示，本期玉雕無論數量抑或種類均遠遜於中期玉雕，紋飾多較簡率，雕工亦多不如中期玉雕精細。此等現象說明，發展至良渚文化晚期，

-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10 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文物資料叢刊》，第3集，1980年，頁11、12、20、21，圖二三、二四：1、2、六二、六四—六七、六九：1—5、七〇：6、10、11、七四。
  - 11 南京博物院、甬直保聖寺文物保管所《江蘇吳縣張陵山東山遺址》，《文物》，1986年10期，頁28—32，圖九：1—3、6—10。
  - 1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年2期，頁1—3，圖三一—一七。
  - 1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10期，頁16—24，圖五〇、五九—八七，彩色插頁貳(上圖)，圖版叁。
  - 14 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蘇常州武進寺墩遺址的發掘》，《考古》，1984年2期，頁113—122，圖五、六、七：4、6、7、10、14—22、八：1—3、5—10、九、一〇、一一(右)、一二：1—4、6—12、一三：1—6、8、9、11、一四：8、12，圖版貳、叁：2、3、肆、伍
  - 15 同上注，頁123。
-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玉雕已處於衰退狀態。下面就晚期之琮、璧、冠狀飾、璜、錐形飾及動物造型玉飾，分別論述。

琮——仍有鐲式及方形二種。鐲式琮紋飾為簡化之神人面及神獸面。神人面上端之二凸橫稜間或不加刻平行橫線；神獸面眼臉內亦不填紋飾。(圖五：1、2)

方形琮有形體較矮及特長二種。較矮之琮又可分為中孔較大及較小二型。中孔較大者形體多較小，外側紋飾為神人面或神人面加神獸面。神人面之眼形或為一小圓圈，或為一重圈，外圈左右兩側各有一「一」字形眼角。(圖五：4、5)中孔較小者，形體厚重，紋飾僅有神人面，而且眼亦未刻出，明顯趨於簡化。(中期者紋飾繁縟，如反山出土之「琮王」。)(圖五：7)

形體特長之方形琮晚期始出現，最具特色。紋飾全為簡化神人面。眼為小圓圈(間或省略)，上端二凸橫稜不加刻平行橫線。此種特長之方形琮，簡化神人面少則五、六層，多者達十五層，且上大下小，毫無例外。(圖五：6)

璧——為數較多。其中不少形體大而中孔較小；「好」等於或小於「肉」之二分之一。其中孔小於「肉」之一半者始見於晚期。(圖五：8)

冠狀飾——出土不多，僅有一種形式。上端中間下凹處為尖弧形，其下為扁橢圓或圓孔，下端左右角均為內凹之弧形。素面無紋飾。(圖五：10、11)

璜——形制與中期相同，惟素面無紋飾。(圖五：9)

錐形飾——形制與中期相同，有方柱形與圓柱形二種。雖有神人面或神獸面者較少。(圖五：13、15)較特殊者為一件圓柱形之錐形飾，上有淺浮雕之重疊橢圓圈。(圖五：14)

動物造型玉飾——僅在福泉山出土一件扁平之側面玉鳥，昂首，翹尾，眼為一穿孔代替。(圖五：24)此玉鳥雕工粗略，但風格較為寫實生動。

#### 四

由以上論述可知良渚文化玉雕，其早、中、晚期於種類、形制、紋飾及雕工諸方面，均有所不同。此等差異大致反映出良渚文化玉雕之演進歷程。於眾多種類中以琮、璧、璜、冠狀飾及錐形飾最為常見。此五種玉器之演變為良渚文化玉器之分期提供重要依據，爰將其規律詳加闡述如下：

琮——(一)鐲式琮見於早、中、晚三期，惟早期者較矮，殆與紋飾(神獸面)較簡略有關。中期者其上之神獸面極繁縟。晚期者神獸面及神人面皆簡化，且有二層紋飾者。

(二)方形琮迄今僅見於中、晚期。中期者較矮，其上神人面或神獸面通常為一或二層。晚期除有較矮者外，更出現較長及特長者。其上之神人面或神獸面不乏三至五層者，而簡化神人面甚至多達十餘層。

(三)神人面祇見於中、晚期，特點在眼、嘴及簡化羽冠(神人面上端之二道平行橫凸稜)上之造型。

中期神人面共有三種。第一種其眼有橢核形眼臉，中間為一小圓圈(眼珠)；嘴為陰刻之凹字形；簡化羽冠上之陰刻平行橫線稀疏且不甚整齊。第二種其眼為重圈形，外圈左右兩側各有一銳角形眼角；嘴為淺浮雕，並加刻紋飾；簡化羽冠上之陰刻平行橫線細密且整齊。第三種其眼僅為一小圓圈，嘴及簡化羽冠與第一種或第二種者相同。尚值得注意者，中期神人面間或在下端左右兩端分別加刻一弧線或斜線，即將神人面之頰部刻劃出。(圖二：3)

晚期神人面僅有二種，與中期神人面之第二及第三兩種相同。但眼為重圈形者，其外圈左右兩側各以一極短之橫線表示眼角；簡化羽冠上之陰刻平行橫線細密整齊，毫無例外。

(四)神獸面流行於早、中、晚三期。早期神獸面眼部為重圈形。中、晚期神獸面眼部皆有橢圓形眼臉，眼珠(小圓圈)與眼臉之間多填滿各種曲線紋。中期神獸面間或在頰部加刻紋飾，顯得甚為繁縟。此現象不見於晚期。

璧——主要為形體及中孔大小之變化。質言之，早期形體較小，中孔較大，「好」遠大於「肉」之半；中期形體多較大，中孔略小，「好」多稍大於「肉」之半；至晚期出現形體較大，而中孔甚小者，「好」遠小於「肉」之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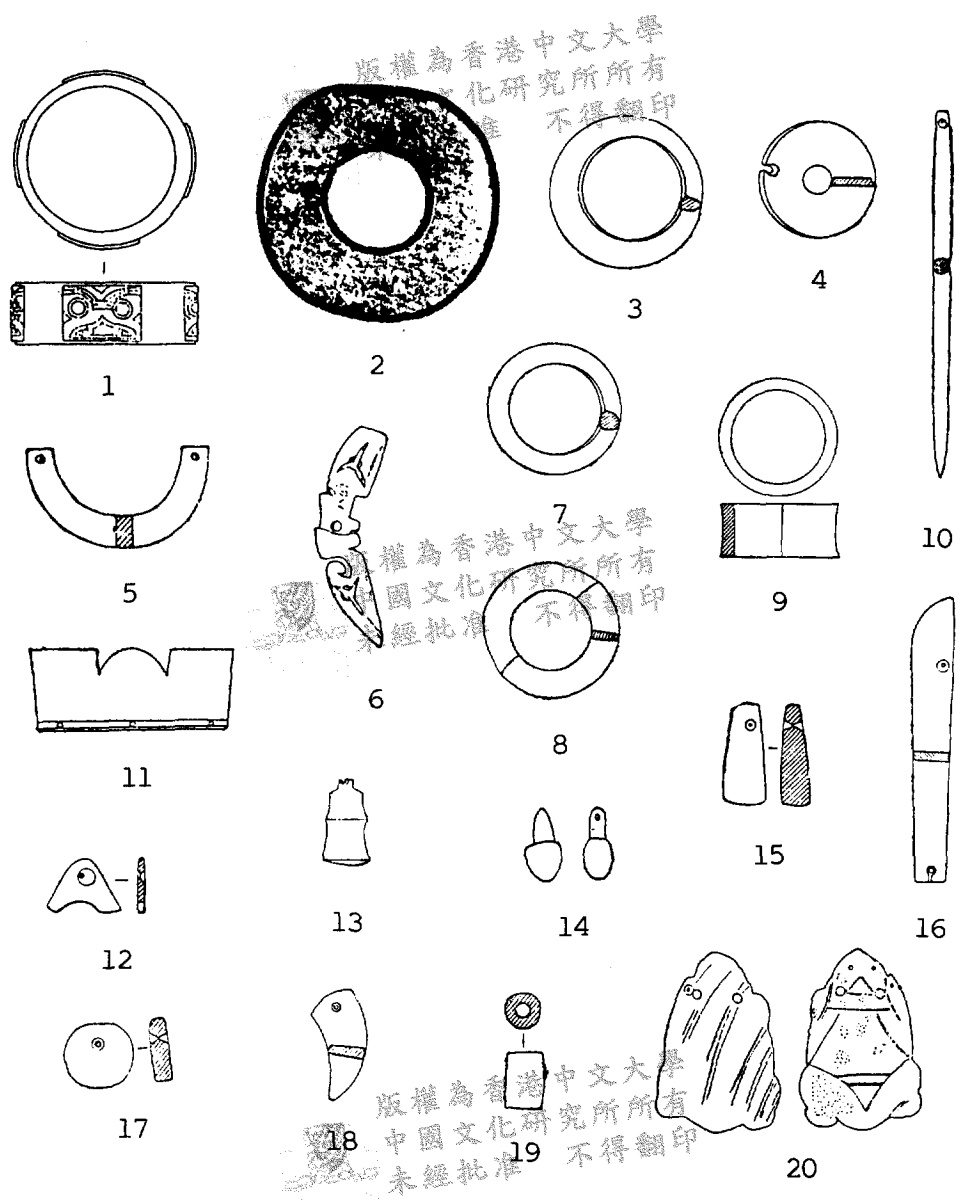
璜——早、晚期形制單純，缺乏紋飾。中期恰相反，不僅形制較為複雜，且多有繁縟紋飾(神人面、神獸面、鳥紋、龍首紋等)，既有陰刻，復有淺浮雕及透雕，多雕琢精緻。

冠狀飾——早期平面呈較扁之倒梯形，上端中段下凹處呈凸弧形，素面。中期形制較複雜，上端中段下凹處呈尖或鈍尖之弧形。間或上端中段不下凹，反而外凸呈尖狀、尖弧形或簡化鳥頭形；形體多較高(為容納較繁縟之紋飾)，個別平面呈飛鳥狀；紋飾多繁縟(神人面、神獸面、鳥紋等)，有陰刻、淺浮雕及透雕三種手法。晚期冠狀飾上端中段下凹處呈尖弧形或二凹槽狀，素面或有簡單紋飾(陰刻神獸面)。

錐形飾——主要變化在粗端及尖端之形狀。早期器體多脩長，橫截面為圓形或橢圓形，其粗端逐漸變窄且稍扁，尖端細長而尖銳，素面無紋飾。中、晚期出現新形式——器體多較粗，橫截面除圓形外，尚有方形，其粗端琢成短樺狀，尖端多呈鈍尖形，器身多飾神人面或神獸面，顯得精緻華麗。至於中、晚期錐形飾是否可以區別，由於資料不足，目前尚難得出結論。不過，端倪已現。例如福泉山良渚文化晚期墓出土的短圓柱形之錐形飾，上有淺浮雕橢圓重圈紋，作法極為特別。(圖五：14)良渚中期不見此種紋飾，其圓柱形之錐形飾一律素面，不加裝飾。

良渚文化玉器種類繁多，現時只能提出以上五種玉器作為分期之依據。隨着日後更多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及研究之進一步深入，相信可作分期依據之玉器將會增加。希望考古學家與古玉學家擴大此一研究課題。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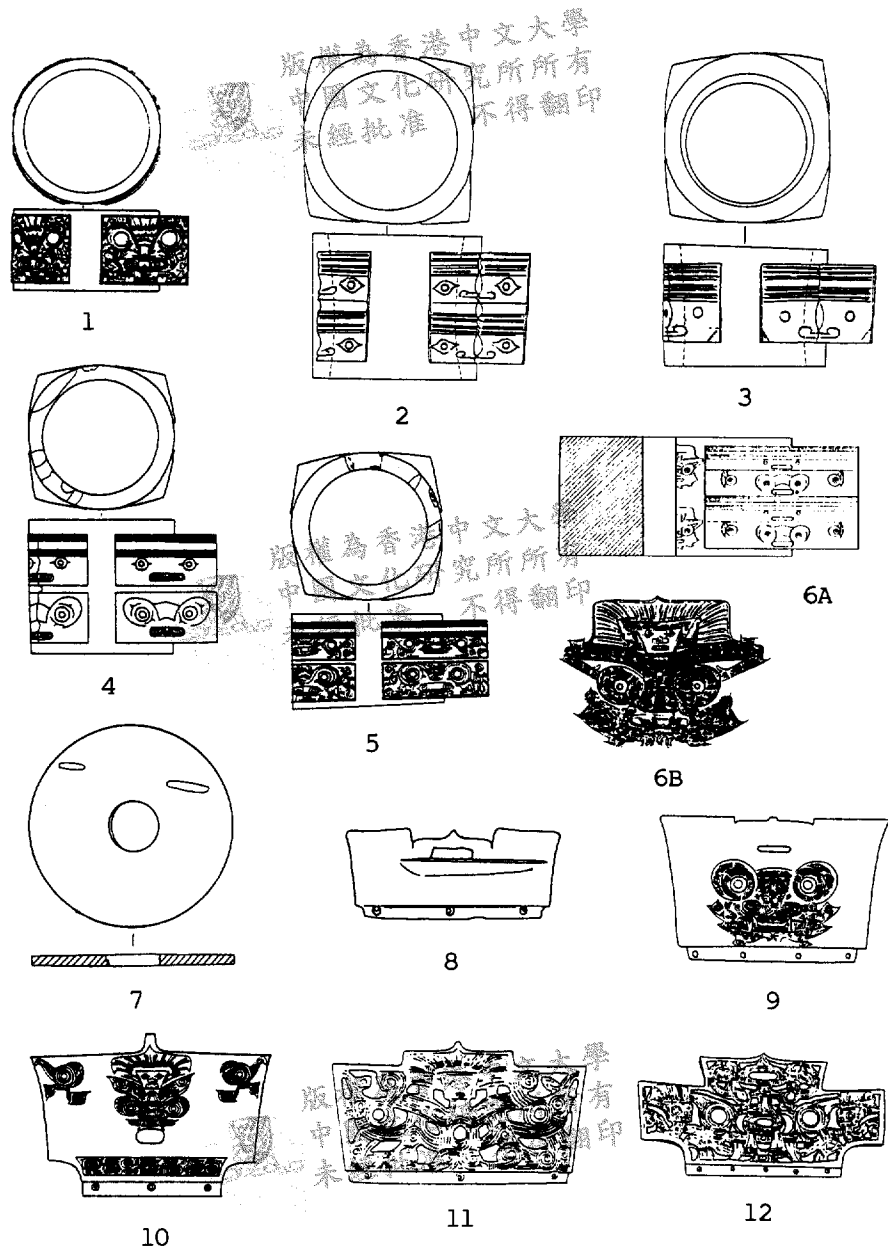


圖一 良渚文化早期玉器

1. 琮 2. 璧 3、4. 環 5. 璜 6. 觚形飾 7-9. 鐲 10. 錐形飾 11. 冠狀飾  
12-15、17、18. 墜飾 16. 圭形飾 19. 管 20. 蛙

(全部出土自張陵山西山M4及M5。)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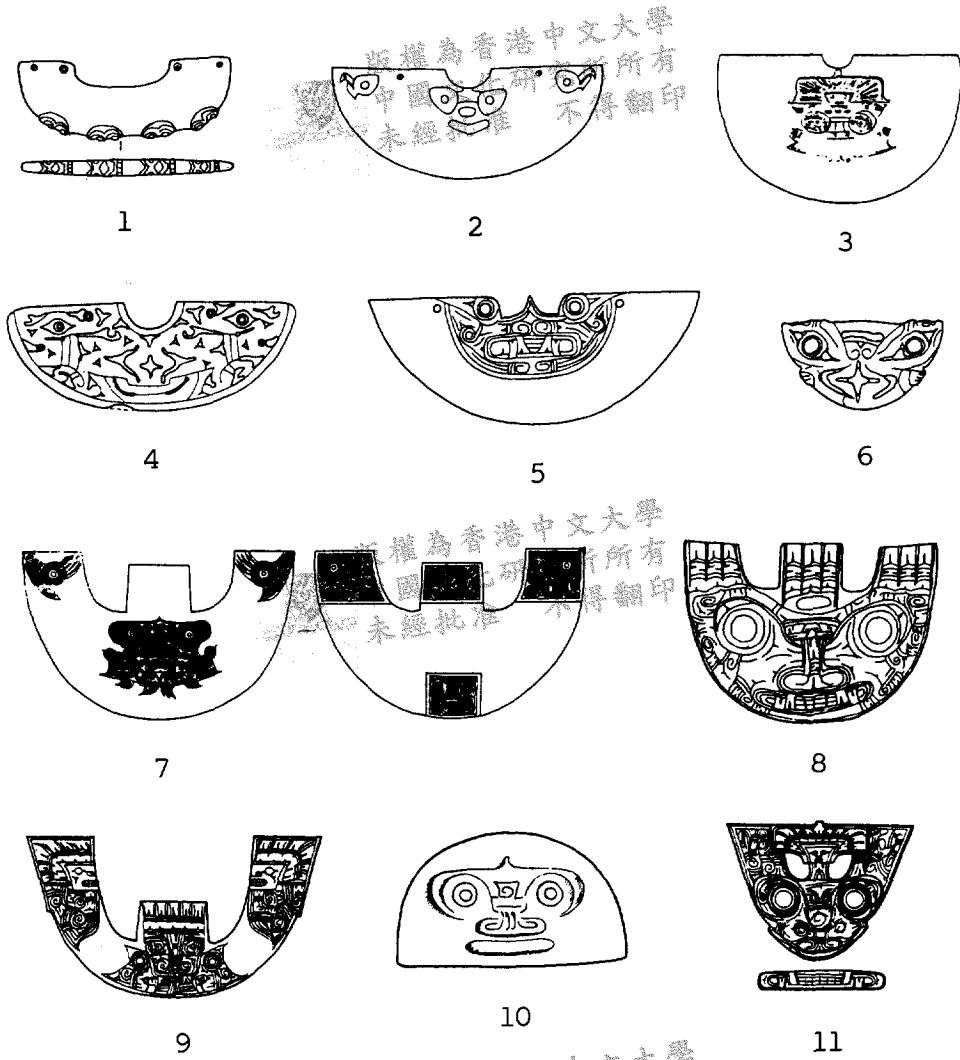


圖二 良渚文化中期玉器(一)

1-6. 琮 7. 璧 8-12. 冠狀飾 (1、4、5、10瑤山出土，6、7、9、11、12反山出土，2、3、8少卿山出土。)

Copyright notic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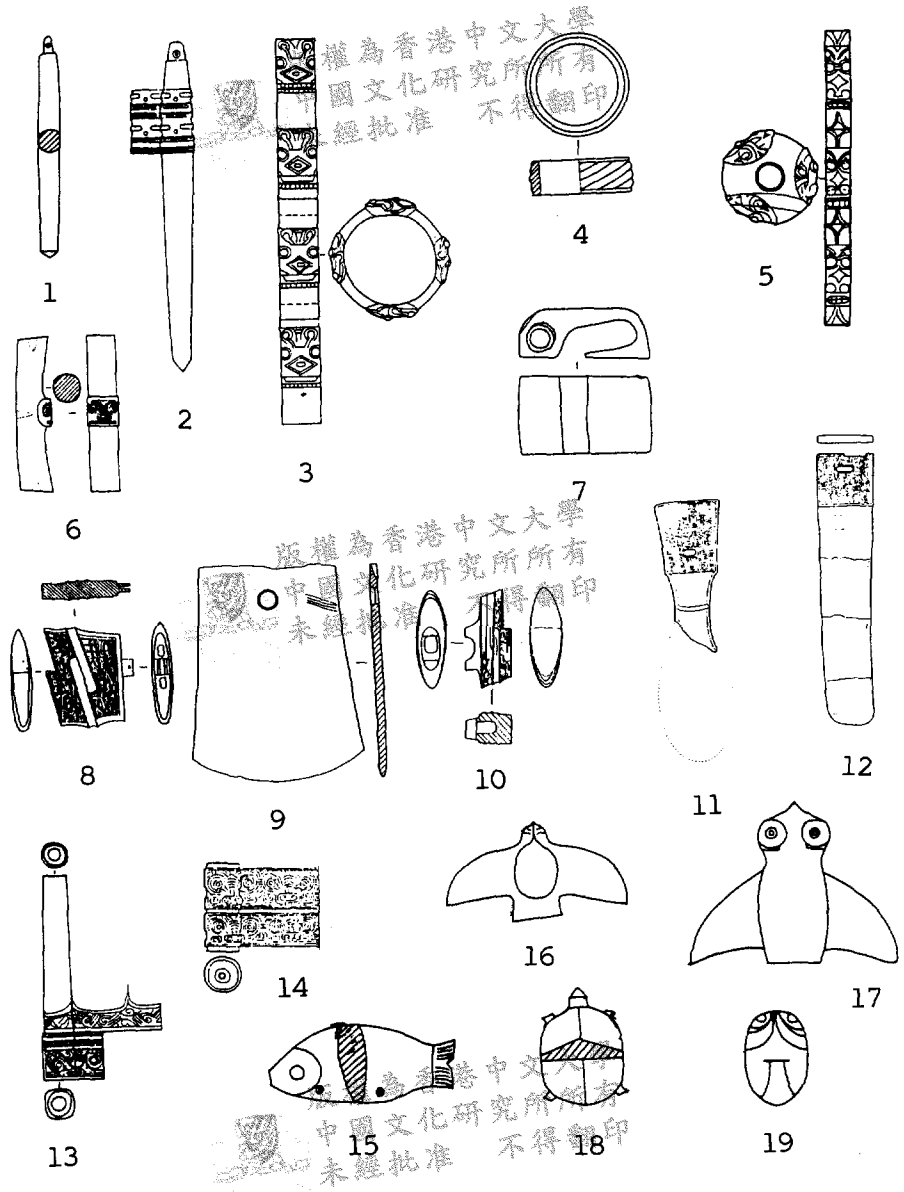




圖三 良渚文化中期玉器(二)

1-6. 璜 7、8. 三叉形器 9. 半圓牌飾

10. 透雕牌飾 (1、4-6、8、9、11琺山出土, 2、3、7、10反山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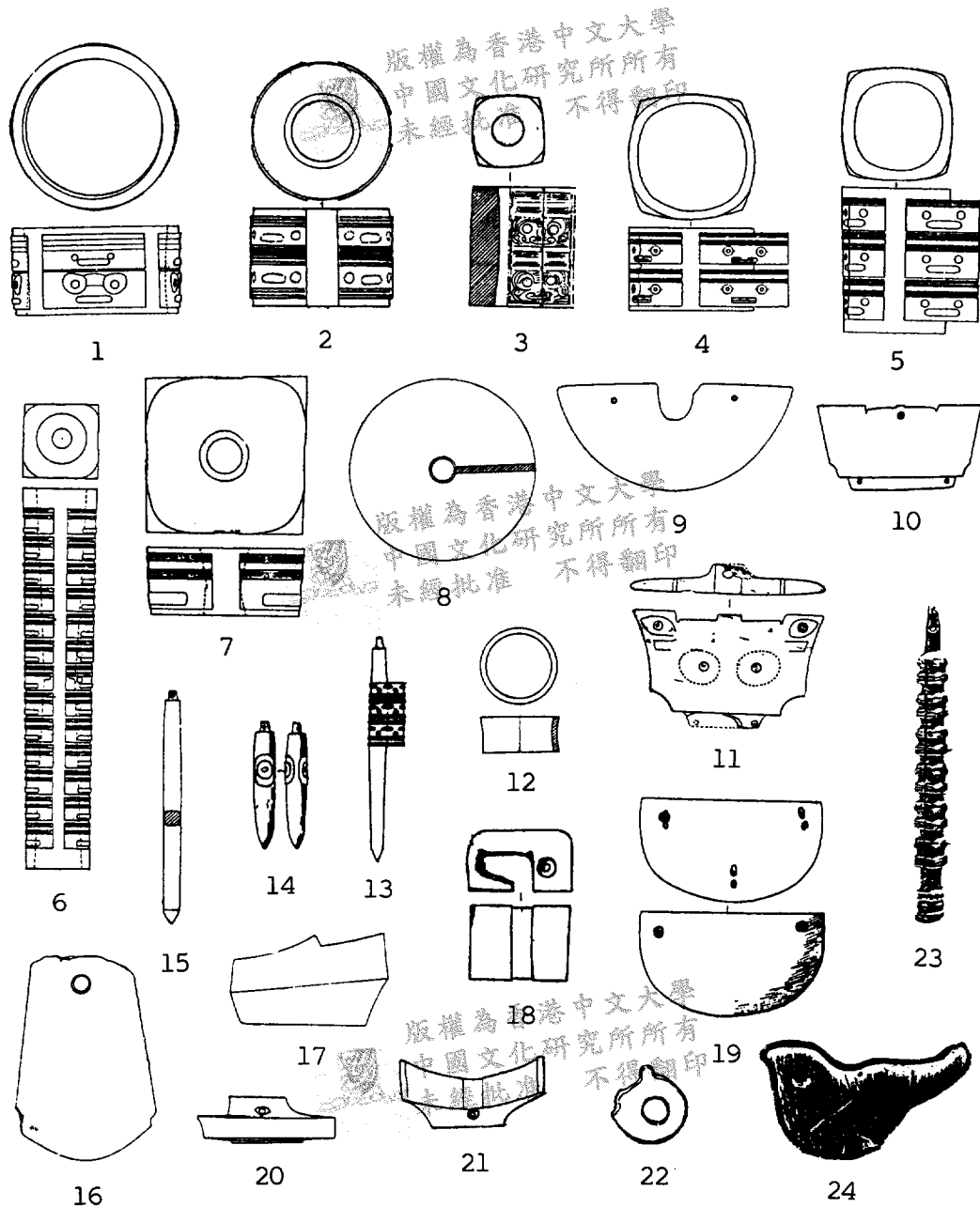


圖四 良渚文化中期玉器(三)

- 1、2. 錐形飾 3、4. 鐲 5. 環 6. 手柄 7. 帶鉤 8、10. 鉞柄飾 9. 鉞  
11. 勺 12. 匕 13、14. 管 15. 魚 16、17. 鳥 18. 龜 19. 蟬

(1、7、15-19反山出土，其餘崑山出土。)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五 良渚文化晚期玉器

1-7. 琮 8. 璧 9. 璜 10、11. 冠狀飾 12. 鐲 13-15. 錐形飾 16. 斧 17、20. 鉞柄飾  
 18. 帶鉤 19. 半圓牌飾 21. 杖首 22. 豬形墜 23. 多節形飾 24. 鳥  
 (3、11草鞋山M199出土，1、6-8、12、15-17寺墩M3出土，其餘福泉山良渚文化晚期墓出土。)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Periodization of Jade Articles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A Summary)

Yeung Kin Fong

Famous for its prosperous jade carving, the Liangzhu culture 良渚文化 lasted for almost one thousand years (from 4,900 to 3,900 years ago). As there is little certai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jade carving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we can only regard the jade articles of that culture as relics of the period.

This article periodizes the tombs of Liangzhu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periodization of Liangzhu potteries. As jades and potteries are frequently found in the same tomb, the dating of the jades is based on the dating of the potteries.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chooses *cong* 琮, *bi* 璧, *huang* 璜, trapezoid plaque and awl-shaped ornament as standard jade articles and divides them into relics of Early,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He also discusses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jade articles of each period.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